禮記疑義

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設無射之哉云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者按周語註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語人后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經穫而收藏之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疏仲秋直云鴻鴈來今季秋云來賓以仲秋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賓今季秋鴻鴈來者客止未去也猶如賓客故云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者熱國語云雀入於海為蛤故知大水是海也云戮猶殺也者以經祭獸戮禽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為祭故直云戮禽此亦互文也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内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illegible]

訂義註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中靈内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疏於此月之時教命百官貴之與賤無不務内内謂收斂其物言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勤務收斂内物以會天地之藏者會猶趣也言心皆趣鄉天地所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無有宣出者以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訂義註備猶盡也要謂定其租稅之簿祗敬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祗亦敬也

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公羊傳桓十四年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義亦同云帝藉所耕千畝者鄭康成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是藉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為神倉者以其供神之物穀曰神倉祗亦敬者經有敬字祗有訓為敬故云祗亦敬言敬者恒以祗敬為心不有怠慢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訂義註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訂義註總猶猥卒陳氏集說曰總至凝聚而至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訂義註習吹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疏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味美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為祫也與此不同陳氏集說曰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嘗皆用犧牲仰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

備而後用焉

疑義註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太饗不

問卜謂此也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

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焉疏若祭一帝之時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知遍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引曲禮云大饗不問卜謂此者以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大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為疑故鄭執之云曲禮所云謂此也鄭以知曲禮大饗非指祫祭必是此大饗帝者以周禮祀大神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若祫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謂五帝皆饗矣遍卜何從故知不問卜謂此也此犧牲之文雖饗帝之不知非饗帝之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大雩以祈穀實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祀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羣神

敎知此嘗嘗帝神云使有司祭於帝神者以其經云告備於天子故知是有司帝是尊神故知天子親祭經云嘗帝鄭云天子親嘗者嘗烝祭秋之名因悠云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

廷華案饗帝曰大嘗如疏所引禮器禮衆極成之謂帝亦莫天上帝耳註以遍祭五帝為大饗非也至嘗者宗廟秋祭之名註以為常祭羣神不知何據不卜疏詳由禮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訂義註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國受此法焉貢職所入天子九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疏按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為水瑞命河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云貢謂所入天子者以賦云稅於民輕重之法文云貢職之數其文既重設知稅於民者是積賦求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云周之法以正月和之若按太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云正歲而縣於象魏者小宰職云正歲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之是也疏合諸侯者秦十月為歲首此歲之終也當以新歲故合諸侯命百縣為來歲受朔日之政令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制之百縣此來受廢分故云

受朔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之制言與者為事之辭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者言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為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劉氏曰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校也百縣諸侯所統之邑也言天子總命諸侯各校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土宜為度以給上事而無有所私也

疑義註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
廷準案石梁王氏曰此當以合諸侯制百縣六
字為句註云合諸侯制不可從其說是也蓋制
字若屬上句則百縣為來歲受朔句不幾宂耶
其國家宮室等制已定於始封何必歲歲定之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訂義註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
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
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
之疏知王戎是五兵者以列云班馬政則五戎非馬也下文云七騶咸駕則知五戎非五戎

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五兵也按周禮司兵掌五兵鄭司農註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又註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鄭所云則此註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六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者按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對文言之則戎事齊力故校人職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註云物馬齊其力但戎事以力為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騵彭彭是齊色也

疏天子乃教於田獵者天子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謂因田獵而教之也以習五戎者謂於田獵之時令人習用五種兵戎之器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

訂義註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陳氏集說曰天子馬六種各一主之并總主一人為七騶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旗

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疏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按周禮趣馬職云掌駕說之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為諸官駕說也七騶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故為七騶引司馬職以下者按九旗之異也載旌旐者雜舉以言之按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旗

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以其出兵教戰故無道車斿車也其王建大常皆乘戎路異於在國也故司常註云玉路金路不出春教振旅者以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夏茇舍者以草木茂盛故教以草舍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延邪恐設殺兵冬教大閱者以冬明事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蒐閱云屏所由之地門外之敵者撥詩傳云褐纏旃以為門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既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屏此門外之屏者蓋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也

跳前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旐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外左右六軍嚮南而

陳司徒於陳前北面誓之也

疑義　注僕戎僕及御夫也疏按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殺戰故不用田僕云及御夫者按周禮馭夫掌馭從車使車注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御夫也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則州里謂鄉中之州長黨正族師遂中里宰鄰長也縣鄙者遂中縣正鄙師酇長及鄉之閭胥比長也此所引司馬職仲秋治兵是也按司馬職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軍吏諸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然王侯所載與仲冬大閱同

尊敢不變也其餘則異倫矜事也

是華崇此因田而教武僕當是田僕註疏止言

我僕非也師都等案詳司常及大司馬

司徒

搢扑北面誓之

訂義註誓衆以軍法也就軍法之誓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干車如羌田之法也令此大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仲冬大閱云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註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今又按經註則軍法之誓必斬殺也其誓尚書甘誓云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予則孥戮汝之屬是也然鄭註司馬仲冬大閱引此九月季秋之令將滿大閱之誓而云作月今者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非之者緣已非於彼不復重言於此也而註疏誤不作冬法而依秋禮言之者此文記者

罪誅將作周中冬而文既在夏秋故因言教禮也熊氏以為此文義從詭誠解為中秋治兵大司馬有羣吏聽誓故引此司徒北面以誓誥為中冬而解具義恐孫適也疏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火田後治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拔彼經註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所獵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撲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訂義註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令月令獵爲射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疏厲飾謂嚴厲武振容飾定本飾謂容飾也俗本作飾非也態代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疑義疏謂獵竟也主祠謂與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牲也春時四方施主獵則祭社爲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爲主也秋時萬物以減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

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臘亦何以知然按鄭註秋獮祀方云秋田方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祭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

祭宗廟按於經註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

廷華桊古為制祭而田不因田而祭此所謂祭禽蓋致禽於虞祭之廟壇以供祭耳曰四方壇非一方也註疏以方祭言之大悞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訂義註伐木必因殺氣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

訂義註墐謂塗閉之辟殺氣疏俯垂頭也墐塗

也前月但藏而坏户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而又塗塞其户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也陳氏集說曰内穴之深處也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訂義註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收者天氣殺而萬物成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者熊蹯之屬非常食疏春夏陽氣寬施許主人從時雖祿秩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歛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

置者令恣收停之也祿秩不當謂彼人不應得祿而王忌私與之者共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訂義註稻始熟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多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鼽音求說文病寒鼻窒嚏丁計反

訂義註大水以下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盜賊以下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

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折也暖風以下辰之氣乘之也巽為風不居者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疏以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因陰在地上故云極陰為外也疏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疾噫人災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訂義註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疏按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

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翼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按元嘉曆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其日壬癸

訂義註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又因以為日名焉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訂義註此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疏按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云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爲玄冥是相代爲水官也

其蟲介其音羽

訂義註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疏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

月令

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為最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為賤故云物之象也

律中應鐘

訂義註孟冬氣至則應鐘之律應應鐘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疏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為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為二分并二十七分總為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引周語以下者證應鍾之義接春秋說云應其種註云應鍾應其種類律歷志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註閡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晉均曰外閉曰閉以比言之云應其種類正謂應無射也云均利器用俾應復者

按周語注神六三用事應當也宮陰當代陽用事百物可種藏則均利百工之器俾應復者陰陽用事終而復始也

其數六

訂義註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

訂義註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為朽

其祀行祭先腎

訂義註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

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疏知行在廟門外之西者約檀弓云毀宗王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軷壇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故鄭註聘禮云禮畢乘車轢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轢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軷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轢云北面設主軷上者以主須南嚮設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註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柏爲神主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亂知大水淮者晉語云雉入於淮為蜃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訂義註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閎而奄象物閉藏也疏春云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所常用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玉是自然之色不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夏云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與春不類者蓋以朱深而亦淺祈可用淺衣必用深故衣祈異色亦玉與蒼玉同供是其色淺也冬云載玄祈衣黑衣服玄玉者亦以黑深而玄淺祈用淺色故其色玄衣用深色故其色黑與夏亦同服玄玉者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而用玄玉也猶如夏云赤玉春云蒼玉相似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訂義註迎冬者祭黑帝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

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疏舉死事之人謂春秋左傳魯哀十一年魯師與齊戰公叔務人曰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乃與其嬖僕汪錡赴敵皆死雖無賞賜之文而亦死事之義該以證之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註云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齊師將興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两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是其加賞也庶乎常惠賜養幼少恤孤寡亦是也疏反賞死事者還於鄭反亦反於朝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

是月也命大史衅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注今月令曰衅祠祠衍字

呂覽太史作太卜

訂義註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衅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太史衅龜筴與周異矣疏引周禮龜人上春衅龜謂建寅之月秦以孟冬為歲首謂建亥月衅龜筴設云與周異也鄭之此註與周禮不同周禮云上春衅龜註引月令孟冬衅祠龜筴相互矣者用禮云上春衅龜明秦亦以上春衅龜秦以孟冬衅龜筴明周亦孟冬衅龜筴故云相互也註周禮又云月令秦世之吉亦或從以歲首衅龜耳則與此同也謂秦十月為歲首一衅而已周禮上春者亦謂夏之建寅之月但歲首一衅而已與一年兩衅之事此鄭氏註周禮別觧其義也今此月令之註與周禮上春衅龜以為建寅之月則此與周禮不同彼此鄭為

兩解也

疏是月太史之官釁龜筴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筴謂著也亦以血塗之疑義

註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筮短賤於兆也

疏卦既云吉凶明兆亦有吉凶但占兆與龜筮連文故異而不言吉凶也繇文占兆之書周禮太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筮短賤於龜兆不得塗釁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審卦吉凶云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短賤於兆者以卦吉凶謂易也直言審不云釁故言審省錄之而不釁所以不釁者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云釁之筮書則省錄而已視鄭註占兆釁之分明而皇氏云唯釁龜筮命太史唯占視兆書不釁與鄭註違其義非也云筮短者左傳僖四年晉獻公卜驪姬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知從長杜元凱註云筮以數告故短龜以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

疏

非

但繇此龜筮又繇此占兆繇文以占兆語蒙上繇文也

廷華案占兆審卦對舉吉凶則總承上二者言之記文甚明註以吉凶偏屬審卦非也又繇是一事占審是一事疏以占兆蒙上繇文謂又蒙此繇文亦非也又春官筮人註謂筮短龜長愚辨之詳矣此註又因筮短而謂之賤且謂賤故不繇不知記合龜筮並言繇則其說不足信明矣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揜蔽

訂義註阿黨謂治獄吏以恩曲橈相為也疏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

訂義註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訂義註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窓牖可塞塞之疏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

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易含萬物言非一槩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則七月爲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訂義註謹謂府庫囷倉有財物積聚謂芻禾薪蒸之屬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徯徑禽獸之道也

疏鍵牡閉牝者凡鏁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鐵管籥與鍵閉别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搢於鏁內以搏取其鍵也按檀弓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别若然代云管是鍵之伴鍵仍非鍵也註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云鄭里然也管籥云搏鍵器則管籥一物義或然也而何胤云鍵是門扃之後樹兩木牢上端爲孔閉者謂持扃關門以內孔中按漢書五行志毎云牡飛及牡亡謂夾其獵須須則者也何胤云兩邊樹木非其義也云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溝樹謂掘溝塹所種樹木

也令使家啟可守之疏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設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鑰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仍擬疑姦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旦塋作營則與窆字等蓋塋之集說作塋域非

訂義註比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飭其衣裳

襲斂多少及棺椁厚薄與在喪次記丘壟小大

按鄭註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尺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檀弓註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訂義註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

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勦刻也
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不
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疏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合程直主於祭故云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程謂器所容者以經度程文列度是制度大小除制度之外唯有容受多少故以程為器所容也○喃廷辛業材美而不堅即是詐僞之情則材美而堅即其信矣
疏於是之時冬閒無事百工造作器物
恐為淫巧故命工師之官師長也命此工官之
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度程
者謂於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
少毋或作為淫巧者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

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為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彌致為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不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

是月也大飲烝

疑義註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為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族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
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

酒於大學者校此大飲烝是天子之禮詩幽風淆役公堂序謂侯之事是諸侯之禮燕云天子諸侯與庠注也幽詩云齊彼公堂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於序故云此飲酒北大學也云以正齒位者約黨正文必約黨正文者以此是孟冬黨正云國索鬼神謂蜡祭也與此禮為祝者校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方烝以既大飲饗禮當用序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既饗而用殺烝故宜十年在氏云王享有禮萬宴有祈報公當事鄉當宴是也鄭又引黨正及詩者證大飲是十月正齒位飲舉臣之事云十月滌場者謂場功畢入滌場其場服酒斯饗者毛傳云兩樽曰朋鄭云饗謂饗禮而殺羔羊行禮之時升彼公之學校之堂舉彼兕觥之壽以

羽夫禮臣下虔今受福無疆也君跪言於是月之時天子諸侯與羣臣大行飲酒爲䬻禮以正齒位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陳氏集說曰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也

廷華案烝爲時祭若因烝祭而飲則記當云烝大飲今記明言大飲烝則烝又似非時祭但據儀禮特牲宋人告祭脀此烝又與脀別則註亦未確也或烝本在上蜡爾於下或本作脀傳寫悞作烝俱未可知特並以疑存之集說補正曰時祭但燕同姓而無羣臣當仍以註說爲是不

無字及羣臣字皆註說爲得據之以駁陳說况據特牲少牢俱有賓賓獨非羣臣鄭職祠下言北趨又言蒸祭記文不重出也曰蒸時祭也蜡與臘祭終之祭也據此則秦有蜡又有臘矣其後創有臘而無蜡設鄭合而一之要在時祭之外非復也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疑義註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伏割或言臘互文勞農當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

也既知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所接籥章云國祭蜡歟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籥章所謂蜡祭也而熊氏皇氏皆謂周禮六祭一變而致羽物以致六變而蜡祭此亦廣祭衆神設指彼一變二變而謂之蜡也然彼樂一變二變鄭自解為蜡耳非周禮正文言蜡何得云周禮所謂蜡也云天宗謂日月星辰者以蜡惟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是祭天何須稱宗下季終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辰也接異義六宗貫達等以為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太山河海鄭氏六宗以為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不同貫達之義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尚書六宗文承非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特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求云六宗而云天宗與彼別也蔡邕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也云類謂四攝所得會終

者以欲臘祭之時皆出田臘以取禽非蒼大閭之臘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臘得禽獻以爲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者月令殷禮言之若周則七祀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皇氏云天宗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已之親故臘祭也按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之則以禮屬民此亦祭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王之相當故云是此等休息是正齒位按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按鄉飲酒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說屨升坐而然行無算爵然則初時正齒位後則皆狂蜡祭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按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矣朱子曰史記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左人作如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疏祈來年於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於公社者謂大割牲

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先
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
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
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
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
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註郊特牲云息民
與蜡異也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
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
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
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註黨正飲酒是

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敘在祈年之前然鄭為大飲之下註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而熊氏以為大飲烝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為夏殷蜡各在巳之歲終若如此夏家季則計耦耕事也修耒耜具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皇氏之說非也

廷華案周禮有蜡而無臘秦人始有臘蔡邕合蜡與臘為一此記言臘鄭亦以蜡言之但蜡

家祭百神則應無神不濼若以此記為蜡則鬼神之所遺多矣則鄭說不足信也要知此是秦法祈年也太割祠也臘也三者各自為祭息農亦自為息農但在三祭後行之故連文及之耳要皆非蜡也鄭總謂之蜡既不免於牽合孔又抛去記文臘字而以先祖五祀為息民之祭則言秦之祭者未聞有此名也至以月令為放禮則又鄭氏武斷之習也若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謂趨之如騖耳孔乃以正齒位後言之其說禮不幾成兒戲耶六宗說大宗伯彙詳之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訂義註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說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吉之糧云凡田之禮惟狩最備者解此經孟冬云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言習者未其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謂說吉唯狩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訂義註因盛德在水收其稅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為之厲禁以平其守而共其

莫以時入之傾其餘於鳩民則剝下益上者豈其所欲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訂義註凍閉以下寅之氣乘之也流亡象蟄蟲動暴風以下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為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兵起地削中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為兵亂按春秋記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

蛣疏凍閉不容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災也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訂義註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疏按律曆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在斗也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

中元嘉曆云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氐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訂義註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按沈元命包黃鍾者始黃註云始萌黃泉中律曆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鍾種也又云黃五色黃盛焉故陽氣始種於前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者枝紐註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全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作事宜編黃鍾

象氣伏地始物萌所以循養六氣九功之德此春之者若詭於入六精正德天德利用地德厚生人德六府者金木水火土穀也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浴也嚴陵方氏曰前言冰始冰至此又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又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旦亦見坊記相彼盍旦解夫夜鳴則陰類也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微陽之主而不鳴則以得以求故也虎陰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訂義註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

飭死事

訂義廷華案下言毋發大衆此言飭死事說似相悖故或疑爲衍愚謂禮本有冬狩下毋發者蓋爲無故而發者言之與田狩並行而不悖也疑義註飭軍士戰必有死志疏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志故曰飭死事也

廷革祭死事武事也兵凶戰危故以死事目之
飭即因田講武耳註疏以必死之志言在泰或
有此事若以理言則第曰講武而已善陣不戰
何必言死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訂義註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
藏疏爲陽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
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故下云諸蟄則死人

則疾疫也以固而閉者而汝也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閉動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者約束有司其其不固汝所閉之事令地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令地氣泄漏是開發天地之房也如此則諸蟄則死人必疾疫非但蟄死人疾又隨以喪者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若有司云所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暢月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

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隨以喪者謂逃亡人為疾疫皆逃亡故云又隨以喪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訂義註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雖女功奢偽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然此奄尹奄宮之尹於周則內宰是主領奄官身非奄人故云於周為內宰

宮內宰非奄也云掌治王之內政者皆辦經中事令也宮令則內政也云識出入及開閉之屬

閽者辦經審門謹房室也䟽命奄尹者謂正也謂命奄官正

長申重之政令常察門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

必重閉者謂門閭房室必外內重閉遠者謂之

門閭近者謂之房屋皆有外內門戶必重疊閉

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

婦人須事者務所質素無得過為淫巧其所禁

婦人無限貴賤姑姊妹之徒及王親近愛習嬖

寵之類無有不禁者禁之無得淫巧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訂義註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秋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疏酒孰曰酋然則酋者酒孰之名也云於周則為酒人者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為酒正也此註大酋為酒人不同者以酒正掌作酒法戒及酒材之事故引大酋發之其實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之出入之事不親證作此大酋證作故為酒人也以酒人監作酒故也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時而為酒者證此十一月令大酋作酒之事以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者謂春以成也非春始釀故毛詩傳云

春酒陳醪又註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是於仲冬季冬以釀也引詩者豳風七月之詩以證穫稻作酒之事疏大酋者酒官之長於此之時始為春酒先須治擇秫稻故云秫稻必齊齊得成熟又須以時料理麴蘗故云必時湛熾必絜者香清也熾炊也謂炊漬米麴之時必須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者所謂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火齊必得者謂炊米和酒之時用火齊生孰必得中也兼用六物者秫稻一麴蘗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物事也謂作酒之人用此六物作酒大酋監督之無

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訂義註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爲民致福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訂義註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疏引之者詮若不積聚收牛馬他人取之不詰俗本作收定本作收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訂義註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蔬食疏按鄭註周禮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之處謂之澤亥無水之處謂之藪草木之實為蔬食皆爾雅云蔬不熟為饉蔬謂菜蔬以其饉蔬經言蔬食故為草木食也山林蔬食採聚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訂義註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

也寧安也聲謂樂也山陰陸氏曰上云陰陽爭死生分此言陰陽爭諸生蕩相備也相備而言死生分於夏言諸生蕩於冬亦言之法毋躁禁詞也於陰言如此亦言之法冬言以待夏言以定待始事也定終事也

疑義註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此疏易乾鑿度文及樂緯春秋緯其語同也其八能之士以具在仲夏疏文又相違者以夏已違今此復違故言又也

廷筆紫此記與仲夏記文並有義理註皆以緯

書亂之何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訂義註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薤也水泉動潤上下蹴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具香草故應陽氣而出蚯蚓結者蔡云結猶屈也蚯蚓出穴屈首下鄉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麋角解者說者多家無明據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氣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

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
既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
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若節氣
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訂義註此其堅成之極時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訂義註謂先時摧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
物休可以去之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訂義註順時氣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訂義註旱者午之氣乘之也氛霧霜降之氣散相亂也雷震氣動也午屬震雨汁二者酉之氣乘之也酉宿值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值虛危虛危內有瓜瓠兵亦金之氣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竭大火為旱疥癘之病乎甲之象疏按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疏其國乃旱氛霧

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雨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蝗蟲爲敗水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癘人災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訂義訣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疏按律歷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曆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曆日在斗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旦亢

九度中火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氐十三度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訂義註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疏按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二寸故為八寸其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為七十八分三分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一百四故六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引周語大呂助陽宣物者談大呂之義也按律曆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

旅以黄鍾宜受而聚物

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疏雁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晩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説云二月驚蟄候雁北鄉鵲始巢者此據晩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雊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財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晩則季

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按
月令九月豺祭獸通卦驗季冬豺祭獸者熊氏
云再祭也一曰易說誤也無此文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訂義註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訂義註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
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
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

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疏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謂此月之內也吳氏以為此月中氣非也云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者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天云墳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之氣也皇氏以為北方蓋藏氣故為墳墓北方歲終以司主四時故云四司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以此季冬大難為不及民也然皇氏解禮違鄭義也今鄭註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毆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儺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云送猶畢者此時寒實未畢而言畢者但意欲全畢耳

疏此月之時命有司之官大為難祭令難去陰氣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

雖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彊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征鳥厲疾

訂義註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為鳩疏按釋鳥云鷹鶆鳩樊光云鶆鳩鷹鳩月令云鷹化為鳩左傳云爽鳩氏司寇也郭景純云鶆當為鵰即鶆鳩也此征鳥者則鵰之謂也

疏征鳥謂鷹隼之屬也謂為征鳥如征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蔡云大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訂義註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疏按上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臘先祖五祀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則一變而致羽物山林之祇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祇是皆祭並山川是嶽瀆及毁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其孟冬祭嶽瀆因及衆山川至此又更祭衆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先嗇神農弃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

五帝為宗大臣句芒等為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地故先鄭云孟月祭宗至此祭佐後鄭帝之大臣天神地祇若然山川卑於帝之大臣在先言故以為尊卑之序無義例也熊氏云孟冬祭宗至此祭佐唯天恐非也廷華衆神祇天神地祇也曰天之神祇則地統於天矣或云天下脫地字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訓義詁天子必親在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

此時魚潔美脫按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嘗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冰方盛水腹堅命取冰

訂義註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氷堅厚之時也

北陸謂虛也疏腹者形體腹長故爲厚也云此月日在北陸者當此月之時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是北方七宿之道故釋天云北陸虛也舉中央星以言之疏言此月氷既方盛於時極寒氷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此謂月半以前小寒之節氷猶未盛故云方也至於月半以後大寒乃盛氷澤腹堅者腹厚也謂氷滋潤澤厚實堅固氷既堅固

故命取氷

氷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訂義註冰旣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疏耒者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端前曲接耜者頭而著耜耜金鐵為之故云耜者耒之金云田器鏟錤之屬者何胤云鎡今之鋤頭孟子云齊人曰雖有鎡錤不如待時云之屬者以田器非一也疏冰以藏入之後大寒以過暖氣方來故令此典農之官出五種之物以擬種之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訂義註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

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

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

小人樂疏與族人大飲者以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故知與族人飲也云作樂於大寢者以其命樂師合吹故知作樂也大寢則路寢也與宗人圖事之慶既飲族人故知於大族云以綴恩者綴謂連綴恩謂恩親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云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歲盛後年若時乃役然者謂後年季冬乃復知此作樂以一年頌停故云罷云凡用樂必有禮而用禮則有不用樂皆以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嘗燕樂哉云禮有不用樂也引明堂禮以合三族皆三族父子父身則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族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也小人樂謂凡庶也

於此歲終必族人燕飲樂師之官大合諸樂管

籥之吹以綴思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

乃更爲之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訂義註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以說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爲山林川澤之官也薪施炊爨柴以給燎者以薪柴並文故知各有所用上云薪柴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者此昭七年左傳辭也其引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引之者證薪是麁大可析之物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者謂無此句之文也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

訂義註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疏曰窮於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玄枵從此以來每引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於次月窮於紀者紀猶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以來月與日相會在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於紀星回於天者謂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於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

星回於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訂義註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傜役傜役之則志散失業也疏此月既終歲且更始而女也言在上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約戒之辭此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他皆倣此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宜
訂義註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疏綜云共飭國典調和飭正之故云和六典之法六典者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
疑義註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
月則所因於夏殷也疏按大宰職云正月之吉
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法是也云
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因若不用周法故知因
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
廷華案布治雖在正月此十二月則預先酌定

故曰待也鄭賈拖去待字若是月飭之即於是
月布之者其義疏矣夏殷說其習見語不足辨
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
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
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
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
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訂義詁皇天社稷此所與諸侯共之也列國有
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

蒭豢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蒭豢猶犧牲山川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

疏宰小宰也歷亦次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皆歲終又小宰列次歲內之地大小并至於庶民受田畢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兼卿大夫下兼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註云此所與卿大夫庶人共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出其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之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下云以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謂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皆以經中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

閒云民故
鄭云此也

疏此皆命大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方祭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也賦之犧牲者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牲所共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享獻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芻豢猶犧牲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

也殺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没其芻豢而徒云天地犧牲之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廷華案大宰九貢一曰祀貢註謂犧牲苞茅之屬是犧牲固共自諸侯也但貢也不可謂之賦且大宰掌之何必大史之次此與下采邑有賦亦如之蓋皆秦法耳

疑義疏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

廷業求皇天上帝即大宗伯所謂昊天上帝耳疏以綿書亂之謬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訂義註白露二者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蟹蟹入保畏兵辟寒象胎夭傷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初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固疾者生不充性有久疾也

泛溢衆害莫大於此水潦以下未之氣乘之也

季夏大雨時行既後陰陽式法從魁鬱盤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云介

春為妖此月物前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者前始也此十二月萌皆始芽至三月乃

出達地上也云胎大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

出既快不得充滿所以多傷也以胎夭既傷國多固疾衆種之害莫大於此故經云命之曰逆

令猶名也言名此曰時逆之事謂惡之盛也水滌皸國時雪不降天災也水凍消釋地災也